

羅智成 心有多大， 世界就有多大

在台灣文壇，羅智成素有才子之名。中學時就開始陸續發表作品的他，在大學時期就自組詩社，隨後因詩風獨特而被稱作「異教教主」，獨步詩壇數十年。他也是熱衷「撈過界」的頑童一名，文學、繪畫、攝影、音樂劇……在每個界別都玩得風生水起。早前羅智成到香港參加浸會大學的國際作家工作坊，記者問起他成功跨界的秘訣，他回答恰是「心中無界」——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豐盛人格的實踐

「我很想喜歡關心文明和文化的問題，從19世紀以來，東方文明飽受壓迫，導致我們對於人格的想像都比較拘謹，比較嚴肅，我渴望追求一種豐盛而精彩的人格，甚至我創作的很重要的目的也是這個。」羅智成說，自己一直以來多面向的創作嘗試，也許都是對豐盛人格的追求和實踐。「有兩句話：人精彩了，作品就會精彩；另外一句，只有精彩的民族才會有精彩的文化。」他形容自己為「比較好奇、精力過剩、大腦過動」，只要沒有做過的事情，總想去體驗一下。對他來說，所謂的「界」本來就不存在，至於跨界所可能面對的緊張感或者是知識上的隔閡，對他來說都不是障礙。「你夠好奇就好，學得快就好。最主要的是內部的動機要夠。唯一會有的反而是，別人會覺得：『哎，你怎麼會在這邊？』好像你撈過界的感覺。我還蠻享受在各個領域中做一個未被期待的參與者。」他笑着說。

對於每個領域的創作嘗試，羅智成也並非抱着過客的心態來進行，「要做什么就要用那個領域的標準，不要因為是跨界就降低標準。要攝影的時候，就要當自己是專業的攝影師去要求，同樣畫畫也是這樣。不是只讓大家覺得驚艷，而是要真正畫畫的人也要打從內心覺得服氣。」2016年，羅智成就出版了攝影集《遠在咫尺》，將自己長期以來到處旅行「晃蕩」中拍下的作品收入其中，再配上詩性的語言，讓人眼前一亮。

把詩寫成自己想要的樣子

在各種門類中，羅智成對詩與畫十分着迷，「詩是我嘗試過的各種文學表達工具中最適合自己的，它是深層溝通，側重的是精煉，是門檻較高的表達形式。我喜歡困難的美學。」他說，「除了詩以外就是畫畫了，它們最接近我内心的第一現場，所以我對這兩個都很着迷。」

讀中學時，羅智成就開始發表詩作，到了大學，他和好友詹宏志、楊澤、廖咸浩、苦苓等人創辦了「台大現代詩社」，而他不安分的性格，讓他不斷挑戰旁人對詩的想像，從最早的《畫冊》，到後來的《光之書》、《傾斜之書》、《寶寶之書》等，現代詩的形式束縛在他筆下逐漸瓦解，他建造出自己的詩性小宇宙。

「我的性格和喜歡做的事情比較難定位，早年《聯合文學》出我的作品專集，就叫我『無法歸類的創作者』。其實沒有那麼難，只是說你把『類』想得有多大。」羅智成說，自己有着「安於少數、安於與眾不同的性格」。在他最早的詩集中，就曾做過所謂「少數的宣言」，認為只要忠於理想、忠於自己，哪怕是作為「少數」也不用擔心。對於詩的創作，也是如此。「我的第二本詩集是在大學剛畢業的時候出的，我在序裡面就說過，嚴格來說，我自己的性格一點不適合寫詩，所以我必須為我的個性去量身訂做適合我的詩。如果你們覺得詩要是那個樣子，對不起，我寫的不是這種詩；如果你們覺得詩人要是那個樣子，也對不起，我可能不是那種詩人。」對大家刻板印象中的詩，羅智成是排斥的、抵抗的。「對詩，我把它想得非常大，一個人對一件事情的看法會影響那件事情對他而言的影響力和貢獻度。如果把詩想得很小，就是情詩，處理情緒的、修辭學的東西，那它就是那麼小。但如果把它想像成對所有美感經驗的探索，對內心裡面心智內容的探索，那它就可以大到不可思議。刻板印象中，我們把很多東西都定義得太小了，太小了就玩不久。所以早年的時候，華人世界很多詩人年紀大了就不寫了，為什麼？因為他定義的詩就那麼大，已經逛完了，貢獻完了，就玩別的了。而像我這麼賣力，那麼過動，玩了這麼多年了，感覺上自己仍覺得像個初寫者，對我來說就是很大的幸福——哇，這個領域真的無窮盡，一直在吸引你、勾引你、耗盡你的想像力和精神，



羅智成



真的很過癮！」

故事雲計劃

近來，羅智成將自己的跨界再升級，組織「故事雲」工作坊，用自己出色的講故事功力，通過撰寫劇本和故事，來將文學從文字貫通到影視與舞台等多種載體中。「對於一個文學、藝術，或者文化創意工作者來說，現在是有史以來最好的一個timing，我們開始進入一個文創時代，不只是文創產業受到重視，而是在未來的每個領域中，大家都開始重視文化和創意，因為它以人的感受和考量作為一個標杆。作為文創工作者，這是人類歷史上你的專業最獲得重視的時候。」

羅智成說，「故事雲」中的作品，在寫作的過程中就已經預留了改編成其他形式的可能性，不論是故事的鋪陳方式、意象還是影像的構想，都從一開始就在腦中醞釀。2016年出版的《迷宮書店》就是其中的一個作品，羅智成選擇了用詩劇的方式來呈現一場光怪陸離的旅程。在這間書店中，讀者與作者一起迷路，穿梭在古今中外的文學經典中，與文豪對話，與文學聊天。「寫得很過



癮。我刻意放進了一些自傳的色彩，裡面有很多自己喜歡的書在其中。」他得意地說，「最難的不是提到這些書，而是每本書其實都是很多人的共同記憶。你對這本書的理解，要讓大家覺得有共鳴；同時還要提到只屬於你的故事，這部分大家也要有共鳴。有點『炫學』的意思，展現對每本書的了解、凝視和洞見，那才是高難度的。」

注重創作的跨界和改編，用現在流行的話來說，「故事雲」也是要打造「大IP」，但羅智成心中的IP和現在追求流量、吸引快錢、一團亂象的影視改編顯然有着本質的不同。「這個領域很廣，但目前在想像、定義這個領域的都是很不擅長思考的人，刻板印象化、庸俗化。如果文化創意產業就只是這樣定義的話，我們永遠不可能趕上別人，永遠只是一些模仿、跟風，忘掉了本質——尋找用人的規格重新感受世界和重新感受生命。文創只是一個工具，但我們現在的想像完全是對工具的想像，所有的創作者都被作為工具的一環在用，那就不好玩。當然，理論無法替代成果，所以我自己來寫，我想做的，也是文字的IP，影像的IP……」羅智成說。

書介

整理：草草

香港視覺藝術家(1970-1980) ——新水墨運動後的實驗與挪移

編著：文潔華

出版：商務印書館（香港）



香港藝術家呂壽琨六十年代開啟「新水墨運動」，他認為把西方的藝術發展和科技，結合中國傳統靈性特質及水墨筆法，能創造新的藝術體驗，稱之為「香港藝術」（Hong Kong Art）。透過訪問六位香港視覺藝術家，包括靳埭強、畢子融、呂振光、江啟明、梁巨廷及蔡切姿，本書探討七十年

毒木聖經

作者：芭芭拉·金索沃

插畫：朱正

譯者：張竝

出版：果力文化



一部「黑暗大陸」版《聖經》，一部以生態視角反思文明的重磅小說，既是飽滿細膩的家庭史詩，也是磅礴銳利的歷史寓言，入選《紐約時報》「年度最佳小說」、亞馬遜「一生中必看的100部小說」。

一九五九年，美國浸信會白人牧師普萊斯帶著妻子和四個女兒來到比屬剛果傳教，欲在這片暗黑之地「拯救」非洲人的靈魂，迎來的，卻是一家人失序的開始。隔年，比屬剛果宣佈獨立，突如其來的自由與生搬硬套的選舉制度，讓這塊土地上兩百多個非洲部族陷入了混亂；一年後，美國為了自身利益，隔海策劃了一場暗殺新總理的行動……蠻荒、文化、政治、暗殺的衝擊動盪，捲動了每個人的生命……這五名被歷史與罪責俘虜的女性，她們的雙眼看見了什麼？該如何穿越命運的叢林，走出自己的救贖？

生命的測量

作者：朱利安·拔恩斯

譯者：顏湘如

出版：麥田



有「心靈魔術師」之稱的文學家拔恩斯以紀實與虛構交集，從真實歷史人物時真時虛的故事，到最後一段自身親歷的傷逝之路，精巧構造三段式深入「傷慟」的心靈旅程。從求知若渴、登高望遠的視野，轉入只想與摯愛厮守的踏實狀態，到痛失摯愛之後墜入幽暗深淵。在愛妻離世數年之後，拔恩斯以「傷慟」作為衡量人生的尺標，開展一幅以高度為坐標的生命圖像，將自身當成解剖標本，時而俯瞰、時而回望，細細剖切傷慟直至最底層。

變調人生

作者：約翰·哈威

譯者：李靜宜

出版：東美



英國犯罪小說天王約翰·哈威，最知名系列作品「芮尼克探案」第二部。葛拉賓斯基是專業竊賊，不工作的時候，他是個愛賞鳥、爬山，仗義勇為的好公民。然而，一公斤純古柯鹼的出現，和一場致命的邂逅，他的人生劇本自此改寫……諾丁罕督察芮尼克在平凡無奇的竊案裡嗅到微妙的異常氛圍，一腳踩進演劇團的爾虞我詐、販毒集團的猖狂橫行、唐人街的家族恩怨裡。深諳人性幽微的芮尼克能不能從龐雜錯綜的零碎資訊裡抽絲剝繭，找出背後的真相？在層層交錯的人物與情感關係中，約翰·哈威讓筆下警探脫離了絕對的正與邪。沒有人能代表善，也沒有誰全然等同於惡。自典型犯罪小說中，甩脫了正義剛直的一般準則，綻出一朵人性關懷之花。

大退潮：全球化的終結與歷史的回歸

作者：史帝芬·金恩

譯者：吳煒聲

出版：寶鼎出版社



全球化曾是一股浪潮，也曾是很時髦的名詞，現在，世界各地卻不斷冒出抗拒全球化的呼聲，全球化究竟是優是劣？本書中，英國經濟學家史帝芬·金恩以赫胥黎的反烏托邦名著《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借喻，敲響全球化或將終結的警鐘。他融合經濟、歷史、地理、政治哲學與當前國際局勢（包括美國退出TPP、中國推行「一帶一路」、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解釋全球化倘若告終，世界經濟秩序將陷入何種境地。

純真的筆觸，動人的力量

本書的背後有着動人且振奮的故事，它起源自在香港書展期間的「我們一起悅讀的日子」兒童閱讀慈善活動，迄今為止已經舉辦了五屆。自二零一五年起，活動連續三年由《亞洲週刊》、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香港教育工作者聯合會聯合舉辦，並由零傳媒協辦，在香港書展期間邀請兩岸三地著名兒童、青年文學作家周蜜蜜、黃虹堅、陸梅、管家琪、凌拂及殷健靈，一起與來自香港不同學校以及來自內地清遠市的孩子們參觀書展，一同分享閱讀及寫作經驗、心得體會，意義非凡。

這近千名來自香港基層和廣東清遠的兒童其中不少從未參加過香港書展，如今在義工陪伴下，來到灣仔會展中心，一齊聽講座，逛書展，拿着港幣一百五十元（約十九點二美元）的「讀書基金」購買自己心儀的書籍，度過悅讀的一天。活動旨在啟發孩子們感悟生活、增強閱讀興趣外，同時也鼓勵他們抒發對香港這塊土地的熱愛、激發他們對未來的想像以及挖掘親身寫作的魅力，幾位作家即場為學生講解寫作技巧；參加的學生根據大會命題，現場寫作他們的

文章，這些靈動的文字集結成本書——《少年：閱讀，悅讀》。

對於孩子們而言，若是能夠在正式出版的圖書中看到自己所寫的文字，成就感與喜悅之情一定是不言而喻的。一本「新鮮出爐」的孩童作文集，將香港和中國內地的兒童，用文學的美好方式連結在一起，翻開這本書，先看到的是活動照片，孩子們在書展捧着書，臉上閃爍着喜悅和興奮的光芒，是在澎湃的書海裡汲取知識的由衷渴望。正如香港作家周蜜蜜所說：「通過悅讀閱讀，可以擴闊視野，增長知識，滋潤心靈，還能體會到無窮無盡的樂趣。同時，也能激發出青少年兒童讀者的無限想像力和創意，寫出表達自己所思所感的鮮活文字。」

書中作文以小學組與中學組區分，作文題目即有「我眼中的東方之珠」、「美麗在香港」這樣貼近現實生活，抒發孩子們對香港熱愛的類型，亦有如「假如我是書中的主角」、「奇幻仲夏夜」、「二十年後的我」這樣激發兒童想像力和創作力的假設性題目。在後者琳琅滿目的文章中，孩子們盡情揮灑着

天馬行空的想像力，有的假設自己是歷史人物劉備，有的假設自己是童話角色醜小鴨，有的假設自己是漫畫人物哆啦A夢，讀來充滿了童趣和純真。

「二十年後的我」更讓人看到這些青春期孩子們對未來的憧憬，在他們的想像中，自己二十年後成為了老師、醫生、律師、趕稿的作家、日理萬機的企業家……這些文章不僅我們讀來有趣而生動，對於二十年後長大的孩子們來說，再回看這本書，無論實現與否，都是成長的紀念。如同香港作家黃虹堅說的那樣：「提倡閱讀寫作，不僅是為了提高同學們的中文表達能力，提高作文的水準。更重要的意義，是希望大家用閱讀寫作的工具，放飛自己的思想，建立一個豐富健康的精神世界。」

上海作家殷健靈在活動後寫道：「作文的技巧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存着一顆真心去表達內心所想，用心靈和情感寫作，而不是用頭腦寫作——這是一切寫作的要義，也是做人的要義。」在本書裡，從孩子們純真的文筆中我們看到一個自在翱翔的思想和真摯真誠的心靈，閃爍着動人的光。據悉，2018年3



書名：《少年：閱讀，悅讀》

出版社：日月出版

月22日，活動主辦方將舉辦「《少年：閱讀，悅讀》新書發佈會暨悅讀嘉年華」，而在2018年的香港書展中，「我們一起悅讀的日子」仍將延續。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pp@gmail.com